

王

跃

文

著

HUANHAIFENGLIU 宦海风流

HUANHAIFENGLIU

中编纪实文学

冯曼明白自己的优势是女人。她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，以引起男性领导对自己的注意。最后达到关爱。她尝过这样的甜头，如果当年她不是个女孩，老主任就不会和她跳舞，不跳舞，她就可能失去了到党校学习的机会，自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干部身份。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王 跃 文 著

宦海风流

HUANHAIFENGLIU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再版编目(CIP)数据

宦海风流/王跃文著。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2002.11
ISBN7-5008-2485-9

I. 宦… II. 王… III. 中编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125

中国版本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58920 号

书 名: 宦海风流

作 者: 王跃文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总 经 销: 北京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 13.5

字 数: 256 千字

版 次: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008-2485-9/I·125

定 价: 26.00 元

冯曼明白自己的优势是女人。她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，以引起男性领导对自己的注意。最后达到关爱。她尝过这样的甜头，如果当年她不是个女孩，老主任就不会和她跳舞，不跳舞，她就可能失去了到党校学习的机会，自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干部身份。

目 录

柳暗花明...../1

在机关埋头苦干多年，使他看清，要想升职，就目前按部就班的做法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。但投机起巧、损人利己的事却干不来。他却只好自我安慰。所谓“知足常乐”。

一进门，凌浩就扑了上来，用那张热哄哄的大嘴狂吻路萍，直到吻遍路萍的全身。

会议室里老曾绘声绘色地说：“最近听人讲了个鱼的故事，很好笑。有人讲，朋友的爱人是金鱼，好看，但既不能吃，又不能摸；小蜜是鲫鱼，味道鲜美好吃，弄不好卡刺；大姑娘是甲鱼，咬住了，就不松口；自己的老婆是咸鱼，隔那么久吃一次，还挺好，挺下饭……”

要当官，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年轻，往往“年轻”是个提拔的硬条件，在大家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常常是谁年轻谁先得手。

游戏官场...../53

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。这几年提倡干部异地使用避籍交流。吴良干书记的这几年，星城很多人说他好，也有很多人说他坏，星城人怀着种种心态看着吴良离去，怀着不安的心等易行书记的到来。

石小惠进到市长内会客室，发现潘星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。在男人眼里，女人都是一道可口的菜，是否吃得到，愿意吃多少，是另外的事。石小惠是一道非常诱人的菜……

陈才处事准则是，你好，我好，他好，如果非要得罪，

宁可得罪副职不可得罪正职，宁可得罪外地人，不可得罪本地人……

现在潘星那么卖力，是否乘人之危，已财色兼收，不得而知。想起石小惠成为体重 90 公斤的潘星的身下之物，陈才觉得这世界真是不可思议了，心里一阵难过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……

人走茶凉...../106

他是经李副厅长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但此刻却只想去向杨厅长请示因李副厅长离休在即。他知道，无法接近领导，就是自己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让领导发现。不发现你的优点怎么能让领导重用呢……冯曼明白自己的优势是女人。她要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，以引起男性领导对自己的注意。最后达到关爱。她尝过这样的甜头，如果当年她不是个女孩，老主任就不会和她跳舞，不跳舞，她就可能失去了到党校学习的机会，自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干部身份。

李副厅长就长长地慨叹一声说：人都说，客一走茶就凉。我这人还没走哪，茶就凉了，现在的人啊！

风流月牙寨...../158

宣传部长这个职位，往往都是由各乡镇的一把手，提拔上来的，张勤瞄上了这个位置。

我想去清湾，清湾是个大镇，经济条件好，你们知道。我要去了清湾，弟兄们要下来活动，喝酒、桑拿那不是小菜一碟，方便。

月牙寨的女子很风流，说是看地形就看出来了。月牙寨的周边山形就象一个裸躺着的女人体。头是一座山，两座凸起来的山包是两个乳房，还有两条大腿山……

我们新书记第一天到任就来我们这里了。哦、哦、哦，那喝、喝、喝新官上任，敬你，以后多关照。

官道弯弯...../213

在外人眼里，组织部是一个帽子，他们在给别人批发帽子的时候也会顺便给自己留下几顶……只要有来头，在组织部转一圈出去就是县长、书记，甚至到市长……

秘书长跟你打得火热，是不是又要你给他抬轿子吹喇叭了？周崇说，党和人民专门安排我们这号人抬轿子吹喇叭，我们不抬谁抬？

为了心头那积压了许久的抑郁和怨恨得到——一个宣泄的机会。紫开道集中了全力去进行突破。但疲惫的他却无能为力。女孩老道地腾出玉手去搓揉他，但依然无效。他自怨自艾地想，一个男人不能走下坡路哟，否则连小兄弟都不进步，没出息了。

一夜风流...../271

袁万一出来，就被一小姐拥着走进了一单间，袁万和那位小姐两人脱得一丝不挂，袁万搂着女人，闭着眼睛，嘴里仍在胡言乱语地说：来吧，来吧。

代雅丽说：咱们这些人都老实，那些做生意的男人，把泡妞当成了家常便饭人家照样挣钱过日子，怎么了？

男人嘛，谁不想风流一下，风流一下又怎么了？

为了安全，那位朋友在外面替袁万站岗，袁万完事之后，意犹未尽，又要了一个……

有人也许会说，袁万嫖一次娼是腐败……同志们，别忘了袁万是被人请去嫖娼的，花的不是自己的钱，人家为什么请他嫖？

还不是因为我们手中有权！

宦海风流...../298

“——几名警察突破保安的阻拦强令服务小姐打开总统套间时，朱局长和吴英还泡在浴缸里。”

老李听完，脑海里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想办法把朱局长营救出来，不然天一亮，朱局长可就城为全市的头号新闻人物了。他知道这个新闻对这个100多万人口城市的震撼绝对不会亚于克林顿与莱文斯基的性丑闻……

吴英她躲在近200平方米的商品房内，搂着两个正在起劲地吸吮着她那丰硕乳房的服务生想，世界上的男人真是憨透了。她只觉得她碰到的这些男人都挺可爱。

杨茉莉想：造物主给了这么美好的资源，不用白不用，用了

也损坏不了什么,再过几年想用也用不上。何况他还是常务副市长啊。

有人愤然,百万新庆百姓怎么培养了这么一个政治流氓!

夕阳西下...../380

人们都知道小姐只不过是精子的容器,无论她们穿得多么体面,无论她们把自己弄得再香,她们也只不过是精子的容器而已,她们的身体里,总是装满了各种品牌的精子。

“我早上从公园一回来就看见那两个警察了,两个警察一人搂了一个小姐,我对那两个警察说你们要做这种不要脸的事就最好把那警服脱了。”

柳暗花明

—

快下班了，刘大伟正在给女干事赵晓雯交待一个材料的修改问题，吴副局长突然走了进来，朱兰英赶忙迎了过去，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：“吴局长亲自来了，有什么指示？”老吴点了下头，然后对刘大伟说：“大伟，你到老曾那里去一下。”

老曾是这个局的一把手，平常不太吆喝大伟。刘大伟是一处处长，跟分管的吴副局长接触多点，大伟为避“越位”之嫌也很少去找老曾。现在，老曾亲自召见，说不定有什么大事。刘大伟诚惶诚恐地往曾局长办公室走去。

曾局长正靠在办公桌后面的藤椅上，大为进门，他微微变动了一下姿势，说：“是这样，你们处里不是一直反映人手不够吗，局里决定分配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给你们，她是学电脑的，叫路萍。”大为一听就懵了，条件反射似的说：“您看，处里已有两个女同志了，最好给我们一个男同志。”曾局长拉长声调说：“这是刚退下的老部长的千金，看你业务不错才肯放你处里，让你好好带带她。”大伟说：“可我这急需的是业务骨干，况且她的专业也对不上啊！”曾大局长面带愠色

说：“不合适以后还可调整嘛，就这么定了，路萍明早到处里报到。”

回到办公室，大伟颓然地一屁股坐下来，粗声叹了口气。心想自己这个处长当得太窝囊。处里总共他、朱兰英、赵晓雯、小江四个人，四十多岁的副处长朱兰英，以前是部领导小食堂的服务员，这个胖女人的特点是能够察言观色，特别善于为领导服务。后来，领导安排她学打字、转干搞机要收发、再后来成为他的副手。这个走路都生风的副处长，是部里的“老干部”了，官场机巧烂熟于心，业务上却迟迟入不了门。赵晓雯是个风韵犹存的少妇，三十多岁，学经济管理专业的，业务上比较在行。五年前她新婚燕尔的丈夫在国外遇车祸去世，对她打击不小。这个女人的文化修养、专业水平以及典雅的气质，都使朱兰英从内心深处不快，朱兰英老是防着她，暗地压着她。种种因素聚合起来，使晓雯精神有些抑郁，工作放不开手脚。倒是去年从省厅借调来的小江，人挺机灵，工作又利索，比较省心。但小江还没有正式调来，考虑个人问题客观上也多一点，这也使小江工作有些分心。就处里这个状况，大伟感到人员摆布不开，力量不够齐整。处里又经常要往下跑，如果带着朱兰英出差，正副处长都出去不合适，带着晓雯出差，偶一为之尚可，久之就会有闲言碎语，他只好带着小江隔三岔五往省里跑，而他出去后，处里这些摊子事，朱兰英又接不上手，上报材料粗糙一点，或者什么地方出点差错，曾局长又要批评他处里工作没抓好。他真是有口难辩！这种满负荷的工作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他身心疲惫不堪。他一直指望局里能给处里增加一个业务骨干，没想到局里给增加个新手，又还是个有来头不好惹的千金小姐。失望之余，他又想：小张来后，局里近一两年不可能再给处里增加人了，还得想点办法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不管怎样，毕竟增加一个人，又多了一份力

量。

每个人都渴望有个温馨温暖的家，大伟的想法也是一样的。可是，这些日子，他感到家中温馨温暖的氛围渐渐有所淡化。他爱人心灿从电台调到电视台后，虽然还是干记者工作，但仿佛换了个人，工作忙了，应酬多了，脾气也大了。而自己两年前当上处长后，工作也是满负荷连轴转，顾家也不多，夫妻间的甜甜蜜蜜，温柔缱绻少了许多，也少了好多情调。有时夫妻干那事，都有点匆匆忙忙，急于完事。特别感到不安的是，他觉得陪儿子涛涛的时间太少。平常早出晚归，精神上的弦绷得紧紧的。一到节假日，最强烈的念头就是在家睡懒觉、看闲书。实在儿子提抗议了，就陪儿子到大院里踢踢球，很少带儿子去公园玩耍。好在家里置了电脑后，孩子有空就摆弄那玩艺，抗议也少了。

回到家，菜已在桌上喷着香，心灿和儿子正准备吃饭。涛涛见爸爸回来了，很高兴，忙接过大伟手中的文件包放进里屋。看见懂事的儿子，又看到心灿回家这么早，他回家就有现成的吃，大伟感到心情很舒畅。一家人边吃边聊，心灿问：

“大处长，今天又忙什么大事去了？”大伟说了处里分来一个大学生的事，涛涛抢着说：“爸爸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的电脑再出故障，就有人免费修理了。”大伟说：“想得美。”转头问心灿：“今天怎么回来早些？”心灿说：“明天要去灾区报道，可能要个把星期，今天早点回家作些准备。”大伟问：

“不是已去了人吗，我看你们电视台天天报道。”心灿低着头，一边扒饭一边说：“我要去的是市领导把守的责任区，台里要加强报道分量，新闻部曲主任带队去。”大伟神情顿了一下，掠过一丝不安，他往涛涛碗里夹了点青菜，平静地说：

“儿子唉，咱们将就几天吧！”饭后，大伟系上围兜在厨房刷碗，心灿在冲澡，一室一厅的住房内回荡着哗哗啦啦的水声，

涛涛在卧房门口探了个头，又轻轻掩上门做作业去了。

大伟涮完碗拿着一个盘子回到客厅，然后从茶几下摸出几个苹果，很熟练地削完皮，自己咬一个，其余两个准备给心灿和涛涛吃。这时，心灿一边用毛巾擦脸一边从卫生间走出来，倚在客厅门槛上继续用毛巾搓她的长发，大伟一边吃苹果，一边欣赏他的妻子。心灿不是个大美人，但是个耐看的女人，鼻梁较好，眼睛不说很大，但有些丹凤眼的味道，一颦一蹙之间，往往流露出他人不具的情韵。她穿着混纱的休闲套衫，没穿内衣，两只丰乳在有节奏地闪动，套衫下露出的大腿在日光灯的照射下显得更加白净，心灿并没在意大伟一直在瞅着她，她走到茶几边拿起苹果咬了几口就洗衣去了。看着儿子扔在洗衣机上的脏衣，她忍不住推开卧房的门生气地说：“涛涛，你也是五年级的学生了，衣服刚穿一天就这么脏！”涛涛说：“今天上体育课踢球来着。”“你还有道理，有几天衣服干净的……”心灿上了火，开始数落涛涛。大伟忙把心灿拉出来，重新关上门说：“涛涛在做作业，别影响他，男孩子都这样，咱们就别叫劲了。”心灿更不高兴了，呛了他一句：“哟，老让你洗，看你叫不叫。”大伟没回她，心想：老婆明天要出差了，何苦闹别扭呢。

这一晚，三人都上床较早。上床前大伟本想跟心灿亲热一番的，但眼睛不听使唤，一会儿呼噜就起来了。心灿看看大伟疲倦的样子，心里不是滋味，她头紧靠在大伟的背后，手搭在大伟的手臂上，眼睛呆呆地望着房顶，迟迟无法入睡。

心灿的爸爸是一位军事院校的教官，心灿差不多算是在军营中长大的。这种家庭和环境影响，使心灿形成了开朗、单纯的性格，她没有苦涩的往事需要咀嚼，只有品尝生活丰赐的本能要求。心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搞过一段文学期刊的编辑，也写了不少散文、文艺评论，她的文字除了清新流畅，还显示

了较深的文化底蕴。这是她先被电台相中，又被电视台设法挖走的原因。她在电台是女记者中的佼佼者，调电视台半年后，就成为专职政治报道首席记者。市里几大家的重大活动她不参加的很少。她频频在电视里露面，在市里算是小有名气的人物。市领导见到她，也很客气，有时还握握手，寒暄几句。社会上三教九流愿意结交她的也大有人在。她的精神世界非常富有，有时简直是精神上的贵族，但是一走进自己那挤挤巴巴的家，她就产生严重的失落感。在社会上受到的尊重和家中零乱的生活环境时常令她在希望和失望、自信和自悲、幸福与痛苦中徘徊。她和大伟是在筒子楼间单身汉宿舍结的婚，尽管那只是一小间房，但那种幸福和甜蜜的感受无法形容。涛涛上一年级的时侯，他们终于得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单元房。尽管条件有了改善，但她已找不到当初刚住筒子楼的满足感了。这套房子客厅大住室小，为了涛涛的学习，他们把涛涛的床和书桌摆在卧室，她和大伟的席梦思床放在客厅。这样，减轻了来客对涛涛做作业和休息的干扰，但是对他们的夫妻生活却不是个好的选择。有次干完那事，衣服还没来得及穿，突然儿子啦的一下，打开门去厕所撒尿，把她和大伟吓得缩在被子里大气都不敢出，好在当时涛涛也是睡意朦胧，从厕所出来头也没回就进里屋上床睡觉去了。从此，再干那事她总是提心吊胆像做贼一般，有时她躺在床上不无揶揄他说：“咱们这简直是偷情！”心灿由于几次调动工作，与分房失之交臂。但她不明白，大伟在这个机关也干了十多年了，为何就弄不到一套像样的住房。每次问他，大伟总是说：别性急，总会有的，急了白急，伤心损肺。

其实，大伟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。大伟出生在南方的一个省份，他有着大多数同龄人不曾有过的凄苦遭遇。他出生的时候，。父亲已经是“右派”了。父亲那构楼的背脊，那屈辱

而坚毅的表情是他天天温习的功课。后来，他的父母被遣送回农村劳动改造，小小的他与姐姐相依为命，过早地感受了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的滋味，他忍耐了饥饿、忍耐了贫寒。忍耐了歧视。忍耐了欺凌。而在那人人自危的岁月中，善良人的一声问候。一线怜悯，都使他五内俱热，刻骨铭心。生活，塑造了他那敏感多情。外柔内刚、温良而仗义的性情。他从未想过他能在北京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耕耘地，更没有想到过他会在国家部委机关坐上处长的交椅。即使在北京的住房拥挤，但是怀拥心灿这样的温柔而不失理性的妻子，倾听儿子稚嫩的京腔京韵，那种幸福、那种满足、那种成就感，是旁人难以体味的。感恩，这种思维内核深处时时发射出的强劲冲击波，推动他去执著事业、珍惜生活。多年在生活底层的挣扎，也使他对普通人更具有同情心，更能理解他们的渴求和向往。同样，对社会的现状他也有切肤的感受，这也使他在工作中常常表现出乎常心和紧迫感。他想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，与人为善的品行，达到稳步前进的目的。继续好好干，当上局级干部是有希望的，到了局级干部的位置上，房子就不愁了。随着父母年岁越高，他也产生了一种希望改变生活工作环境的强烈愿望。他憧憬着分上一套宽敞些的房子，将父母接来北京共享天伦之乐。按照他的条件，短期内是不可能分上好房子的，除非马上能够升职。机关的事情，他并非看不清楚，要想升职，就目前按部就班的做法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。可像他这样身世的人，逐缘攀附损人利己的事是干不来的。他总是告诫自己要淡忘所有不快，凡事多往好处想，知足常乐。有次他无意中看到这样一句印度谚语——我没有鞋穿，我叫苦连天，直到看见没有脚的人。他如获至宝，赶紧把这句谚语工工整整抄下来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。他想，自己有脚又有鞋穿，够幸福的了。至于升职住房这类事情那就只好尽人事以应天命了。

二

翌日清早，曾局长亲自领着路萍来了。路萍身材不错，短袖紧身衫，迷你裙，使她的曲线恰到好处。她的手臂不是很粗，腰肢很细，但胸脯却尖挺，这很吸引人的目光。打小路进门起，小江就一直在盯着小路。小路也不是那种羞羞答答的女孩，她大大方方地与大家握手，同时白嫩的脸上放出灿烂的笑容，浑身透出挡不住的青春活力。大伟觉得她的笑容很真诚，不似朱兰英的笑虚伪，也有别于晓雯那掩饰不住忧郁的笑。跟大伟握手时，他感觉她的手掌很小，但是很热乎。曾局长走后，大伟主持开了个处务会。感谢局领导对处里工作的支持，欢迎小路来处里工作。大家纷纷表态欢迎小路，小路笑得更灿烂。处务会后，大伟把小路叫进他的办公室。大伟严肃地说：“这个处不是个好晃悠悠的地方，处里要的是能干事的。对你来，原先我有些想法，不太乐意，现在既然来了，咱们就合作好好干。”大伟指着桌上一叠尺把厚的材料说：“这一段你抓紧熟悉情况，把这些材料好好看看，今后协助朱处长在内务管理、资料收集整理方面做些工作。”听了这番话后小路木讷地点了点头，灿烂的笑容消失了。

也在这天早上，心灿跟随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曲波赶往市领导的防洪责任区。曲波自己驾着三菱吉普车，他四十多岁。看上去比较精干。每次带心灿出来，他都觉得心情十分好。今天同样是这样的好心情，一路上他不断说些逗趣的话，而心灿闷闷不乐。曲波对心灿说：“心灿，有什么难事，跟我说说，我在台里时间长，法子可能多点。”心灿说：“有的难处，不是什么人都能解决的。”曲波赶忙说：“你说说看，是什么难

处。”然而，心灿不再答理，闭上双眼，身子靠在椅子上，任凭车身颠簸。乍然，一个急刹车把心灿惊醒，睁眼一看，只见浩浩荡荡的洪水铺天盖地而来。曲波紧锁眉头说：“不好，肯定是前面的鸭子垵破堤了。咱们跑不出去了，只能往有房子的地方靠。”不远处，有个砖瓦结构的两层楼房，是个路边店。曲波刚把车退到店前，洪水已经挡住了车门。他和心灿同时把车门使劲推开，这时水已齐胸，一下子涌进车内，他把摄像机和行李包举过头放在车顶上，然后把心灿拉上了车顶。这时，楼上的人丢下根绳子，曲波赶紧用绳把摄像机和行李包系牢，让楼上的人提拉上去。就在这一刹那间，一个浪头冲击过来，车身摇晃了一下，心灿吓唬一下，落入水中，眨眼间就被冲出好几米远。曲波纵身跃入水中。洪水浑浊，泥沙俱下，曲波马上就感觉嘴里吸进了沙子，他展开双臂拼命向前划。不幸的是他的眼镜也被洪水卷走，朦胧看见前面不远处一团红色的东西在浮动，他拼命游过去，一把抓住那红色的东西，然后随着水流漂。心灿看到前面有棵大树，忙催促他说：“快，快看，那是棵大树，快游过去。”曲波费了番力气，终于划到了树边。他双手死死抱着树干，让心灿踩着他的肩膀爬上树枝。他歇了一会，在心灿的配合下也爬上了树枝。他已经精疲力尽了，看到全身透湿了的心灿趴在树枝上瑟瑟不止，他一手牢牢挽着树枝，一手把心灿紧紧拥入怀中。心灿全身瘫软，实在支撑不住，此刻倒在他的怀中，确实有了种安全感。这是她第一次靠丈夫以外的另一个男人怀里。这种感觉是新奇的、有些刺激的。曲波拥着心灿温软的身体却产生了一个成熟男人的强烈感情。他希望真正得到她。尽管这个念头深埋已久，但却从来没有今天来得这么果敢、坚决而又自然。

楼房上的人，远远目睹了这边发生的一切，采取了几次营救行动都未成功。直到第二天早上，武警用冲锋舟才把他俩从

树上救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。在这个惊心动魄的昼夜，他们相依相偎，预示着他们的生活轨迹，有可能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。之后，他们用更真切的感受，报道了灾区发生的一切，也突出报道了市领导在抗洪第一线临危不惧，指挥有力，处置得当的先进事迹。这组新闻后来在全市新闻作品评比中得了个一等奖。

一星期后，晒掉了一层皮的心灿回到家。心灿回家后，就张罗开来，打扫卫生，洗澡、洗衣，精心准备晚餐。已有两个多星期没和大伟“那个”了，心灿是有一种期待和企盼，一下午她都是边哼着小调边忙碌，脚步也很轻盈。傍晚时分，大伟来电话说，他在京西宾馆开三天会，要心灿吃完饭后好好休息一下。心灿接完电话，一脸的失望和落寞，没精打采地跌坐在沙发上，低声说了句：“真没劲！”

三

大伟从京西宾馆开完会回到家里，涛涛已经入睡，心灿正在伏案写稿。大伟吱扭一声打开门，心灿高兴地迎上去，从门后拿出拖鞋放在地上让大伟换，顺手接过他手中的文件包。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的，不似他在家时凌乱，大伟刚坐下，心灿就递过一杯热茶，一种淡淡的温馨的感觉立即笼罩了他。

睡觉时，心灿斜靠在床头说：“台里好几个同事劝我去同仁医院眼科做一个小手术，摘掉眼镜后镜头效果会更好一些。”

大伟说：“你现在的镜头感挺棒的，典型的知识女性，有那个必要去做吗？万一不成功怎么办？”

心灿说：“据说这个技术已五十多年了，是从俄罗斯引进的，非常保险。台里有几个人做了效果挺好。”